樂全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樂全集卷十五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食貨論

輕重

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羣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穀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作為貨幣

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
而不竭貿遷而無窮自燧人氏至於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
法為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
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縱於其不平之間然
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
至動而不齊者莫甚乎人心衆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
故齊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
則縈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裒多益寡稱物必

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為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罽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肴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於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俱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為之實帑藏不為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貯滯利

有稽伏開塞無術斂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剥竒贏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至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葢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而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輿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壟行販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况於為國乎况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弱國可

以强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强國必弱請試觀於唐氏開元天寶時丕冒日出寰海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慎矜韋堅王鉷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涂而專取於民倚法以弄權斂怨以搆禍四方騷動遂用傾危寶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絶餉饑匄百姓挼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

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遞相望四方
物價之上下水旱豐穰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貨之輕
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
朝廷獲美利國用周濟下無橫斂民不知勞故唐世識
者以為自搉筦之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
斂之臣不知阜財之術直取無名若奪攘剽畧故下困
上虛以強盛而至喪敗寶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
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

平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彥
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數遷
歷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歟是何山之麓海之
濱積貨滯利之多而不知通洩東有遺棄西有餓殍而
不知聚散宂游蝨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
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
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於
黃綬無限卑吏惟材是用為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

以成效責之必有管葛之才出焉自然和鈞齊物關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斂寬而民生安矣

原蠹上篇

厥今天下生民之蓄四海山澤之富過三代遠矣賦斂所入財貨所聚加厚於漢唐內外無事無師旅戰守餽糧賞功之費無應聲卒具之征然民力益虧國用不贍中家以下衣食無餘其獘何由葢國有三蠹而莫之恤也三蠹而不恤雖太公之經權管仲之計數雅不能措

國於安拯民之急也何謂三蠹一曰兼并夫兼并之人
害農敗法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擅斡山海之
貨筦林藪之饒役利細人以致富美規時輕重坐取百
倍不知服田力穡之勤而菽粟餘於犬馬不知織絍紡
績之勞而緹繡被乎土木馳車騰騎侔於貴戚瀵井釆
題過於府寺因其富厚交通在勢爵可以鬻刑可以迴
一悅所酬當中人幾家之產一享所費任上農終歲之
功夫如是小民何以自存農人安得不流亡農人勤苦

而不能免乎饑寒而捨南畝而趨市井市井之人利奪於富强故窮而為姦盜姦盜日多誠農愈困是故民業並蹙國用益虛其蠹由乎兼并也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侵農民之業者以國家不為權財貨之輕重明貴賤之制度爾誠能計本末之道審緩急之令平穀物之高下視凶穰而斂發隘其利途使出一孔均其損益調其盈虛使强賈蓄家無所牟大利則權在君上惠在細人矣古者四民各食其力執藝作業以奉一君故其

役易供其求易足今邑有君長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豪奪單弱踰冒王禁是民寡而君之者衆也先王制典其國家宮室車旗樂舞衣服飲食賓客祭祀之慶乃至冠婚喪祭之式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秩位尊卑莫不異數所以厚其別也至於制庶人之産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衣食足而信立矣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入幣不過緇帛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衣食之餘皆踰分者也蓋撓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禮義本於

朝廷風俗始乎京師上行下效其應如響今雖未能取諸古謂宜平四民之業無使富人專財盡物自其室宇車馬器服奴婢宜益為制度撙節之夫分定則易足欲寡則不爭雖積貨財無所張用則其貪聚之心知所止矣上以厚國本下以勸農事使民有讓而刑罰以省天下由乎軌道無不足之患其惟去兼并之蠹乎

原蠹中篇

彼兼并之族害農敗法誠王者之弊民矣抑庶乎游入

於釋道之道者之為蠹大也古者聖王域民分其四業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惟士者
勞心而食於人農工商賈皆勞力而相養者也在昔理
古朝有誠士野有誠農肆有誠工市有誠商及其下衰
風教薄而民俗壞於是士飾偽行農去本業工作淫巧
商通奇貨雖末路益開抑猶四民而已於後黃老之說
出於秦漢晚乃更有浮屠氏至焉魏晉之後天下傾裂

永嘉之亂彝倫咸斁羌胡雜處於諸夏衣冠流布於荆
吳寖淫得志而其教遂大故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
交侵中國微矣至梁氏其徒益橫民益昏墊迷不知悟
歷唐至今浸淫瀰漫橫潰不遏先王之道不絕如綫九
疇五教天人之法置而勿論凡厥庶民捨君父之尊而
事其土木之像畧忠孝之道而誦其謬悠之言簡律令
之法而循其戒咒之說忽賞刑之命而果其禍福之報
割衣服之用而奉其莊嚴之費侵貧人之業而資其游

情之徒上自宮禁戚里公侯下及士庶其所以信而嚮之無間然者古之教民各執其業父訓其子兄勵其弟少而習焉長而工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經俗有常民志不亂制度而立邪僻不生今天下十室之邑必有一伽藍焉衡門之下必有一龕像焉異巷朋處喜相祝怒相詛一話一言必以浮屠之言為證少而習聞長而習見如之何其不淪胥以入其流也是以源深而脉長根固而枝茂其徒滿於天下而人不知厭苦國家之帑藏

耗於上百姓之財力竭於下以人主之威權發憤而芟
夷之纔息而復熾以正士之辯智扼腕而深議之言出
而罪及是以其徒益張明無日星幽無鬼神前無羲皇
後無周孔以誣惑蠧食於此黔首也廣殿大厦制度如
帝居其徒是處羅紈纖縞其徒是衣稷粱滑甘其徒是
羞而或貯積謀利坐列行販賦役不及兼侵農賈古之
論理國者以為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
寒今釋老之游者略舉天下計之及其僮隷服役之人

為口豈啻五十萬中人之食通其薪樵鹽菜之用月糜穀一斛歲得穀六百萬斛人衣布帛二端歲得一百萬端竊度國家之制財用也上以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百官稟祿六軍糧餽其計至大矣倉庾之積仰輸東南然而歲漕江淮之粟入之太倉制不過六百萬斛而莫之登也則是釋老之游者一歲之食敵國家一年之儲也而四方列郡邊塞之地常苦兵食之不足至於天下不幸水旱之沴蟲螟之災黎氓填於溝壑餓莩流於道

路思以賑救之而計廪積而莫之贍也則其蠹有自來
矣然則奈何蓋聖人之制度也以道變化與時消息作
事謀始必順而正在易節卦之象故甘節則吉苦節則
凶若夫已失業之民毆而復之南畝毀其廬籍其產則
所以節之不既苦乎今誠撙省其傷財害民之事稍禁
其營築土木亡度之費益峻其姦盜冒法之律而無下
普度雱霈之澤則不及世而亡其大半矣幸而省其大
半之衣食以益於民天下其不加裕乎詩曰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若其賑貧窮恤孤寡禮高年存疾病蠲逋負寬賦斂簡刑罰振淹滯此誠人君布德於下受祿于天之道也卿大夫事上以忠行己以正臨下以惠則服天休命克享有家庶人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則不罹于咎自然風俗歸厚上下與足堂堂乎邦民咸乂又惡乎釋老之求哉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有變於夷者也其是之謂乎

原蠹下篇

三代而下言治國者惟漢唐至我朝焉天下其猶故也以言乎蠹則益多矣漢以兼并唐則釋老我朝加以兵馬蠹出於一百姓有不足者蠹出於二國且虛乏三蠹並生若之何而冀上下之豐給也蓋天生五材世所並用必有武備邦之大經夫兵國之衛也何蠹之云乎以夫置兵之法與古已異是以謂之蠹焉爾自三代而下逮於唐兵農一本故周氏因州里以起師旅齊人脩內政而寄軍令漢法調民代更以充邊戍唐制案籍科發

以備府兵故其人耕則為農戰則為兵未有平處安坐
仰衣食於帑廩者也案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
帶甲十萬計其財用日費千金故兵貴拙速不以久為
巧者懼其屈力殫貨以弊國騷民也故善用兵者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今自禁衛通於州
郡之冗卒不啻百萬憖口而食舒臂而衣數日為期以
取賜賚是日有萬金之奉無時休息天下供待安得勿
困夫用兵之術考之前世惟唐氏最為無數凡起徒役

集藩鎮之兵出於其境則食於度支故驕將悍卒陰相連衡緩師養冦邀圖寵利國力不能給輒罷釋而更厚姑息之然猶師解則費有時而息矣初天寶中廢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代德之後內外多難益設禁衛始立名號而有天威神策之軍至於有大征討起大徒衆必發諸侯之師故實應建中國雖多故其所漕引江淮之粟以給闗中以供兵食纔四十萬斛猶莫登焉今者運於東南輸之太倉十倍唐氏猶常著不逮也京

師之民口億萬計大半仰食軍稍之餘故在稻粟之鄉
耒耜之民寒耕暑耘常無餘粒中人已下率無蓋藏强
家之儲鮮及新穀罄地之力窮農之功悉卷而西都為
兵食故臣數為一蠹為其置之之法與古已異矣然則
奈何若夫上不闕武備下不耗國財則臣嘗有民兵之
說足食足兵不廢訓練則臣嘗有屯田之論儻見採於
廊廟之上潤澤而試之不十年而精兵皆在南畝矣然
後寛徭薄賦勸農務本損上益下民說必以無疆捨禁

去譏國用自當周贍家給人足禮義興行洋洋乎頌聲
盛德軼乎三代矣謹論

樂全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十六

宋 張方平 撰

論

樂者天地之命論（此下六論景祐元年應茂材異等科秘閣同日試）

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而靜者之謂性感物而動者之謂情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極蕩而不返天理將滅焉夫欲平六志之邪復五常之正使之動而不悖發而中節非樂何以和之故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者其為是與故聽其雅頌之音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羽旄習其屈伸俯仰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人內和順康易則暴慢之心不入外恭肅莊恪則怠易之色不形外肅恭而體平內和順而志正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雖甚盛德何以尚此如是則驕佚詐偽之萌悖亂奇衺之事無從起矣此固非制令之所可齊條教之所能詔其感也得之情性其發也合乎自然故

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不亦善人心之深乎昔聖人之防其情可言矣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比節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樂作乎耳目之前感應乎心知之外故作之朝廷宗廟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肅作之族黨鄉里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作之閨門之中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君臣肅長幼順父子親三者天下之大教也樂作乎此而教成於彼非天地之命其孰能至是乎夫

命也者不待乎諄諄而諭之而後爲命也有自然之道焉之謂也夫瓦絲匏革之音淸濁疾徐之序干旌行綴之列鍾呂周疏之節此豈樂之云乎將外之飾者爾至有宣導順氣輔成正心應之如四時均之如風雨滌暢乎血脉浸涵乎肌膚不使放淫邪慮得接乎心術近之一身遠而化諸天下一由中和之道此爲得乎天地之命乃樂之本情者也是以聖王尚之言教之大者必曰樂云謹論

聖王處民瘠土論

維昔先王疆理天下均別地域莫不井衍沃之土標敦鹵之壤辨其物性審其産利以制地貢以令地職分休易三等之地為上中錯出之賦豈固務勞敝於民乎而國語載文伯母之言曰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是以能長有天下不亦異諸聖人歐民安樂之意夫亦有激而言者請試論之蓋王者之制民也分其四業列其九職皆所以勵之敦本最之無游然

而所以去本而赴末若南畝而甘市井者常為利之所牽焉甘利而已常心不固於是乎放邪流僻詐偽驕汰無所不至亂是用作更相爭奪至抵於辟將懲其甚寧儉無僭故曰瘠土之民勞勞則善心生沃土之民佚佚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故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沃土之民不材佚也且民之函血氣心智之動畜喜怒好惡之情夫惟賢知之明為能性其情而自勉於善中人以下習則遠矣不足則約約斯固固斯淳淳斯念善是善

生於不足也有餘則泰泰斯慢慢斯驕驕斯近惡是惡
生於有餘也是以聖人知其然也思所以制節之道爲
之均其生業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富
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不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至
於婚姻祭祀居室之禮莫不爲之節文夫然後民罔有
踰矩敗制而後知廉恥禮義之道無爭陵鬬辨之訟矣
愚謂文伯之母爲此言也將以激其子無使入於惰慢
而知勤儉之爲令德爾不然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豈無

尚義之民是豈盡得瘠土而處之者乎亦在為之上者制禮以節之而已故曰其言抑有激焉謹論

治亂刑重輕論

王者法天之震曜殺戮而為威獄刑罰法天之生殖長養而為温慈惠和此德刑之本然而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故周官有三典之法呂刑有五罰之用隨時立制固不同道而荀卿之言犯治之刑固重犯亂之刑固輕其義何耶請得論之荀卿之發此論也葢言象刑之

事以為治世不當有象刑爾故其言曰治古不用刑邪
是象刑固不用矣治古猶有犯刑者耶則是殺人者不
死傷人者不刑乃非所以為治之道也愚以為象刑之
說固不可以為訓荀卿之言抑未足以折中是皆過猶
不及之辭也治古之不當有象刑則明矣而荀卿以為
犯治之刑固重亦不察矣夫先王之致理也議事以制
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故禮以立其本信以行其
令仁以全其恕義以斷其宜訓之以廉讓成之以節文

故爲冠婚嘉事之制以重其成人之禮爲之祭祀共養之道以長其孝愛之心爲之貴賤等級釆章文物之數以嚴其奉上之誠爲之聘享宴好揖讓登降之儀以篤其交接之義爲之鄉射辭讓之法以序其恭睦之分爲之歌樂儀節之則以保其和易之性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有一不由此者且得謂之治世乎猶懼民之未盡至於善也故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慈惠之師忠信之長以臨牧之以訓導之是故百姓無動而不遇於

善矣有一不由此者且得謂之治世乎夫如是又何重刑之有故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皆在叔世三辟之興也非治古之事也舜典曰象以典刑益稷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皆爲法象之意又何墨幪艾鞸澡嬰菲屨赭衣不純之謂哉自漢武公孫平準劉向皆引以爲言何亦不思之甚乎而荀卿先矯其説抑未能折之以中故不行於漢氏諸儒故愚曰二家之説過猶不及者也其爲是乎謹論

治地莫善於助論

古之制國家者上則有宗廟羣神之祀下則有朝廷百官之給故所以制財用之節其取於民必有制也孟子言三代之事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之法而謂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周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則是雖周亦助也蓋三代之道夏后寡怨於民不求備於下民未厭其親商人求備矣而

孟子舉治地之善以助為得其義何在請試論之夫什一而籍天下之中正也多乎則大桀小桀少乎則大貉小貉故井田之制一夫百畝八夫為井共治一夫之地以為公田助者借也言借民之力以治之也地之腴确歲之饑穰此乎取之不擇焉爾故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羣祀之粢盛於是乎出事之供給於是乎節國之經入於是乎在民之蓄庶於是乎起穀祿於是乎平政教於是乎均故曰什一行而頌聲作

矣彼夫貢者校數歲以為常不計乎地之腴确歲之饑
穰則是履畝之道也春秋書宣公初稅畝以其擇諸善
者取之故君子譏公以為於民已悉矣是故君子之作
事也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則是先王之取於
民也節矣所以能節取於民也者蓋有道焉節用無徵
嗇費無小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念四方
惟正之供則戒盤遊之佚憫小人作業之勞則絶侈過
之奉歲杪而會量入為出如此則能節取於民矣記曰

時使薄歛所以勸庶民也故民趨其本農狎於野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豐年樂於盈羨饑年免於轉亡於是乎樂事勸功尊君親上廉讓之義立爭奪之患息毆而從化也易矣何脩而至乎此得不由治地之法善也哉

禘嘗治國之本論

夫治國之本莫急於禮禮有六體莫重於祭祭之大莫大於禘嘗此其商人之禮乎記曰祭有四礿禘嘗烝四

時之事也禘陽之盛嘗陰之盛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莫敢草故曰禘嘗禮之盛也治國之本也夫治國之本莫大於賞罰賞罰誠得治國其猶指掌乎古之明君爵有德賞有功必發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禘為夏祭陽氣用事故人君順時長育因祭發賞上以明應天之序下以昭尊祖之義德義之盛由禘而見之矣傳曰始殺而嘗為秋

祭少陰用事助陰始殺可以斷薄刑決小罪故曰草艾
則墨言既嘗則可以發秋政矣夫賞以春夏罰以秋冬
順夏禘而發爵祿因秋嘗而決小刑賞則以厚罰則以
薄此先王勸賞而畏罰之意也故曰禘嘗為治國之本
其斯之謂與是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
其義為君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義者何謂明賞罰
之情而已事者何謂行賞罰之節而已是以人君將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有賜將罰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厚

賞則士勸薄罰則民服政是以和教是以成以是而治

國其與幾何矣夫其厚賞薄罰之意由禘嘗而見之矣

故曰禘嘗治國之本也至於後王猶舉其典則有順景

風而行封爵候鷹擊而疏囚繫抑禘嘗之旨歟至於周

之四時有事則春曰祠夏曰礿而以禘為三年之合祭

焉為祭之名雖異施政之實蓋一順是而下雖百世其

所以制治之意求其應天時而順人欲之道顧何以易

此乎哉

三公爲鄉老論

蓋聖王之建官分職化民治俗之道至矣內之朝廷外之鄉遂朝廷之尊莫如三公鄉遂之師莫如鄉老故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以領州黨族閭比之屬焉其安擾邦國之道請廣其義云先王制爵位以處賢德異等儀而章貴賤則有公卿大夫士焉二公分監天下曰二伯一相處乎內三公之位也蓋論道經邦揔方而議佐王制治燮和天人故曰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

若其中立六卿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王置六鄉三公分領之故曰二鄉則公一人所以協比其閭里使知孝友睦婣任恤救賙之義勸導其井野使知稼穡樹藝世事學業之道賢者能者則行賔興之禮而獻於王冠者幼者則必執贄以見而聽其教飲酒於學則衆知長幼之節習射於序則衆知辭讓之貴蜡則教民敦嗇之事社則教民報本之法故夫序人倫正風俗美教化立道義其必由鄉老而且民惟邦本

固於有政后非民曷戴邦非民曷立是以王政之詳自
夫家起州為之長黨為之正族為之師閭為之胥比為
之長尊主其要卑治其細大則分地職奠地守而行教
法小則正地比任地事以待政令以至稽其衆寡與其
施舍辨其老幼分其貴賤以聽政役以待軍旅以共吉
凶以詔誅賞是以上下能相親睦禮義浹洽其化不肅
而成矣三代之道既衰井田之制斯壞不修州黨族比
之政而為阡陌涂巷之法尊奬游末寵縱兼并分職之

仁義之師牧民無慈惠之長善無勸而惡無沮壯者暴
而老者遺爭鬬辯訟之獄繁侵奪欺凌之患起仁義之
道自此絶矣蓋古之哲王所以用賢貴德非以為一人
之利將萬民之為利爾古之君子所以居位行道非以
為一身之謀將萬民之為謀爾是以尊於朝而政成於
上教於鄉而化行於下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
源故曰王政之詳必自夫家始則三公為鄉老之義其
在是矣

歸獄論

春秋賢季友季友實魯之賢公子為公室輔國人是宜當莊公之末內難數作僖叔比慶父而友殺之慶父賊子般而友不討論者皆以友為得親親之道愚特疑焉案左氏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嚮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使鍼季酖之及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及閔公立季氏歸而不討也故齊仲

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既而共仲使卜齮賊閔公於武闈又案公羊氏說莊公末年公子牙不稱弟殺也曷不言刺之季子之遏卒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爾莊公病召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飲之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殺者同君親無將

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行
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
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
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慶父使樂賊子般然
後誅樂而歸獄焉季子不變也夫僖叔之與共仲皆成
季之兄牙也誅之仲也行之季子推親親之道戮其罪
之著者可也象曰謀殺舜舜即天子位而封之有庳管

蔡挾商奄以亂王室周公其弟也而誅之故謀而未發
與亂之既形罪有較也且叔牙以比慶父而死夫慶父
之為臣也而賊其君為弟也而賊其兄之子季子反無
討而歸獄乎微者卒使慶父再發難而終自斃焉親親
之道此可謂正歟晉靈公之死也趙盾位為正卿反不
討賊而史以弑君之罪加之季子雖亡而越竟苟避惡
名而歸不討罪去盾幾何而公羊子又以歸獄於下為
得親親之道而美之使人迹其事為姦利之名故歷世

踐而為之者相繼也抑歸獄之為效矣嗚呼季友敗法於前公羊子失辭於後而後之人又繼其惡而莫之正其說也故論著之

趙鞅論

春秋定之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穀梁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曷以叛

言之無君命也愚讀春秋二傳至是而未嘗不疚心焉夫二子之說春秋信長於誠勸然與聖人之用心為異聖人之言所以辭微而㫖遠者豈故迂為之哉蓋亦使人可以取法而不可為利也譬之天日可望也而不可親也今二子託事立辭雖意主於誡而反為姦亂之津歧權詐之準迹故自誅錯而來稱兵構禍以逐惡正國為名者皆迹趙鞅之事也且晉自景公而下公室卑弱六卿富强政出多門漸以衰亂及此范氏中行氏之亂

而趙鞅實為禍首焉案左氏之説初趙鞅以不忍小忿而殺邯鄲午故午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而荀范吉射之姻也故范中行氏助邯鄲而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而韓魏與范中行相惡荀躒欲因亂以為利故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趙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敗而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故鞅歸于絳若其取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人而以地正國之事蓋二子之寓言者且智伯以三臣同罪獨逐鞅為刑不均故范中行逐焉而韓魏獨以趙氏為請是亦不均矣鞅由韓魏而得歸尚何國之能正夫范氏中行氏晉國之世卿名族矣考寅吉射事君之素而惡無所載尚何君側之惡之謂自趙氏之歸而晉國無歲不用兵競與韓魏併智氏三分晉國而有之唐叔之祀用殄焉其禍始乎此也且使後世權詐者襲其迹而為之故由二家之書實粉澤之也愚

見其言不可為法而適為姦雄之利故曰異乎聖人之用心者其謂此也夫

祭仲行權論

事諸侯其國重佐王者天下正不顧小利而敗大體君可易也社稷不可亡也是之謂忠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不能固存亦不從於亂是之謂具臣懷苟且之安挾覬望之慮回惑持貳以全寵祿是之謂姦臣是故忠於社稷者何事非君徒愛君者不必利社稷逢君惡者亡

國矣此公羊氏所以賢祭仲以為知權者由是歟春秋桓十一年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公羊曰祭仲鄭相不名者賢其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鄭弱宋强勢不可拒也已當國而就執謀無所出也以弱而當强以無謀而敵有備鄭且危矣忽雖欲勿出勢得勿出哉突雖欲

勿入勢得勿入哉祭仲秉國之權內不及謀而外虛死是無益於君而徒自損其國也故必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緩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後五年書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則祭仲之謀效矣易曰巽以行權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之時義大矣君子行之所以輔正道小人行之所以成詐利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至乃三卿之分晉田氏之得齊新莽之盜漢孟德之遷許三馬

之移魏二桓之逼晉是皆挾一人而令天下發詐機而弄神器失之為姦叛得之為英雄假伊周之名行羿浞之事者矣嗟乎公羊子之賢祭仲於祭仲之心則可然而君子惡其啟端於後世也杜説左氏曰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穀梁子曰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春秋之義有託始之貶有原情之責聖人將以示教誡明大法實不始惡猶託始焉今祭仲以陪臣事小國立君出君權皆在已貽之後人難為法

矣若夫貶一人激來世防姦之漸夷亂之階是亦聖人忍小幸示大公之旨也祭仲之貶請從二家之説

漢功臣論

漢髙祖起沛入關王蜀漢還破三秦與楚人争天下血戰五年卒滅項氏其賢傑之從君者衆矣有若蕭曹者為之腹心股肱以固其根本有若良平者運籌帷幄以出奇制勝有若韓彭者統兵帥衆以尅國擒敵有若噲歙者披堅執鋭以禦侮捍難有若隨酈者憑軾結約以

馳説諸侯有周紀之忠節以堅人心有陵勃之方厚以
荷重事及其既定乎天下也則奉春論都以安其居稷
嗣制禮以定其位律令以具章程以立雖日不暇給規
模博遠矣大雅曰無競惟人漢所以集大命而成丕業
者其信有人哉自高祖之世至歷代之士論漢初之功
臣者輒曰是其得三傑而酇侯功次第一以愚論之在
漢之初定論功之時則酇侯宜無與讓在歷世之議者
則未之思也以愚論之漢氏之功臣叔孫氏不在良平

之下矣夫高祖自布衣提三尺劍起於大澤之中顛危艱險不濟者數矣歷數有在人多歸之忠者守知者慮勇者戰辯者說以其寬仁大度不忌不克故天下之材咸為之用卒以有成及項氏之亡羣臣諸將皆野人武士與帝同起畎畝之中素嘗差肩等夷者一旦而為之君臣其心不能卒服乃至酒諠殿上拔劍奮擊當是時也亂在頃刻變在須臾雖蕭曹之忠良平之謀英彭之勇隨酈之辯顧無所施矣叔孫氏一創朝儀而悍夫懾

勇夫服不施威刑不煩訓令君尊臣卑上下肅定宗廟以嚴朝廷以莊位分以叙貴賤以别髙祖乃始歎天子之貴焉在成周多士矣然其成文武之業致太平之功者終在周公而周公所以致太平之迹乃具於六典之法懿夷下衰王室微弱後王所守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邦秩國典綱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諸侯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於周

有封籍於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
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强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
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耳至戰
國兵拏禍大諸侯先竊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
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絶復續非
禮何以存之漢自孝惠之繼立其大臣舊將北面於孺
子之前懾然無敢有異望者及吕氏以婦人臨國坐閨
帷之中以制天下彼陵勃輩輸力服事葢束於朝廷之

儀而廹於大義也及光武中興三輔耆舊再見漢官儀
至或感泣識者固以知其能復漢祚矣由是言之則知
叔孫之於漢子孫所頼者也彼攻城野戰出竒畫筴特
決功於一日爾周典司勳氏辨臣之六功有國功有民
功有戰功者若叔孫氏其可謂有國功者歟愚故曰漢
氏之功臣叔孫氏不在良平之下矣

欒全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十七

宋 張方平 撰

論

中庸論上篇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聖人所以參天人之理極性命之際舉大中之要正教化之端者也至于孟荀揚三子善惡之論則其於中庸之教異矣或問其說對曰三子之言性一人之性也中庸之

為道天下之化也夫天下之人雖風俗異宜賢愚殊品至于口之於味也必同嗜焉耳之於聲也必同樂焉目之於色也必同好焉至于心豈獨不同乎是故天下之心所同貴者五常之道也子知雨雪霧露之所從來乎是亦江河海澤之氣也噓吸而上為霖雨為時雪為霧之潤為露之濡百穀以成萬物以生天下之人曾不歸功於江河海澤而本於天者以水旱所本也人稟五行而生含好惡之明聖人因其性之所同貴者於是推仁

以廣愛制義以從宜禮以正名智以應變信以著誠天下以治彝倫以叙而民曾不知此本為己之性也而歸德於上者以治亂有繫也且夫五方之民夷貊之類嗜欲相戾言語不通其性之不率教也蓋天地之氣所偏者何則文王作德西戎為仁讓之邦箕子行化東夷為禮義之國幽厲淫虐成康之俗以壞桀紂暴酷禹湯之民可誅秦居鎬京而戎政興子居九夷而夷不陋被髮而祭伊川為陸渾椎髻旣朝甌越為漢郡以是為言

民性何常哉惟化之從也子盍況之異物乎馬牛驢騾獸之悍者鵰鶚鷹鸇禽之鷙者馴而服之韝而役之惟人意之從也況人之靈豈如木石之不遷者耶誠如是則周衰戰國之亂亡秦之暴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漢文景自漢之末魏晉之獘五胡擾攘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唐太宗是故大化之行也則天下之性如一人大亂之作也亦以一人之情變天下愚故曰中庸者天下之化也聖人所以極性命之理而正教化之端者也謹

論

中庸論中篇

問者曰子謂中庸之道必爲天下而後可施耶曰非此之謂夫中庸之道卷之充一身舒之彌天下蓋聞稽大可以略小拘小或遺諸大愚特廣其要而言爾姑以一人之性觀之不愈精乎且堯舜之爲善桀紂之爲不善豈天下之人家至而日見之歟上之所行固下之所傚之者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爲齊言紺緅隨

染薰猶易氣由所遷之者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夫上所指顧下必趨走矣又況躬率之者歟故一人之性誠仁則天下之性斯仁矣湯武之民桀紂之民也在夏商而惡在商周而善知民性之易正矣故民性之從化譬之杞柳屈之可為桮棬譬之湍水激之可使上下如樹苗焉以溉耨之功可以移地之肥确如化材焉以攻揉之力可以變木之曲直是以聖人知天下之人性可使同也故執乎一以制天下之動通乎誠以合萬

化之原胞合乎諸異周視而同仁端默乎戶牖之間凝神乎太紫之庭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化夫是而天下之俗安以和各復其正性命之理得矣故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是故聖人之道大可以參乎天地微可以通乎鬼神變而動順而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民猶範圍之內也故其移人倫移風俗使民德歸厚物性合和其本自乎一人之

化而已是故極性命之說通天人之際者中庸之教而已矣謹論

中庸論下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賢者人道之大成知者天下之達道以賢知之材於中庸之德也其幾矣子曰過之何謂也曰此乃所謂過與不及者非上智與下愚之謂蓋言中人之行可與之上下者

也彼中人者不得道之至正是故剛者自伐柔者自怠
故曰小人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彼自伐者賢己之
賢而知己之知故過之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彼自怠者
謂己不能而莫之勉也故不及焉是茲二者高者可抑
而下者可舉爾非不移之性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
其兩端而用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設以知者為過之
是舜不得為舜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設以賢者爲過之是顔氏之子尚安得曰其殆庶幾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前所謂知者過之之謂此類也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書曰侮慢自賢前所謂賢者過之之謂此類也是故聖人之道莫過乎中莫節乎和以之理一身則心莊而體舒以之施有政則民安而事順舉而錯諸天下國家萬民用乂其所以推而廣之之源發

諸一人之誠爾故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以始於自成終於成物堯舜以德自成天下之民歸厚矣禹以躬勤自成天下之民允治矣湯以去暴自成天下之民徯來矣文武以仁義自成天下之民興讓矣漢祖以寬大自成天下之民推心矣文景以恭儉自成天下之民安靜矣推而逮乎百世之下未有上正而下不厚者也未有上僻而下不邪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中庸之德至矣哉謹論

三代建國論

天子建天下之大號所以表萬國諸侯立一國之名所以長百姓故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與民更始茲為大制說者以為顓頊而上象德以立君號高辛而下因地以為國名至于三代則天下之稱章章矣惟五帝之道大公天下而無私生之號不浮于實死之謚不溢其美百姓日用無得而稱焉三王之國世世繼如家不為之名子孫何述或曰夏商周者因故封邑者耶既受命而

為之名也曰禹之興也無民無地而享天祿則是夏之名非素有也自契至湯其國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師趨鳴條桀奔南巢遂順天人纘禹舊服則是商之名非初封也稷初封邰公劉居邠太王徙岐文王基命為西伯言其所都猶曰鎬牧誓猶曰逖矣西土之人武王克紂誕成厥勲爰集大統以撫方夏作武成之篇始曰祀于周廟曰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是周之名蓋克商後建之爾是知此三代

之號者皆取光顯之名以著久大之業以建大統以垂無窮者爾夏之言大也莫與為大也商之言中也用中於民也周之言備也盛德大備也項羽之裂天下而封諸侯也高祖得漢失職西去心懷恨望而良平等曰漢美名也人之言曰天漢故高祖既即大位竟以名國廼自魏晉以來創業之主咸因受命之地而為建國之稱襲以為常無或更易夫王者以天下為體國君以國為體世其位子其民君之善惡也不常而國之體也不可

改飾身之美私也美國之名公也愚故曰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貽謀之大者也觀先代諸儒多執三代之名皆以為因故封而不易且以為先君封國之名不可變以疑後世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史記五帝本紀論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太史公綴緝天下放失舊聞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條貫信該詳而周悉矣

然而為史之法繫在本紀紀者統也言王者大一統正
天下正朔所稟法令所由出者也而遷為紀始諸黄帝
愚有惑焉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于天
俯觀法于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葢三極之道九疇之本書契所紀君德最盛伏犧
氏為歷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黄帝謂之
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今遷叙三皇而遺
犧農紀五帝而黜少昊何哉易始于三畫書本于三墳

禮之所萌樂之所起萬類以別生民以存皆自乎伏犧而遷不錄焉何也易曰帝出乎震夫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太昊法之首以木德王天下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不叙是於五德相承之序可乎哉鄭子曰伏犧氏龍師以龍命官神農以火紀黄帝以雲紀少昊以鳥紀顓頊以人紀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官之紀可乎哉時令曰盛德所在各以其帝配蓋所以主祀四時正位五方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弗

敘是於五時迎氣之體可乎哉家語載孔子語宰予以五帝德之説遺少昊少數而禹在焉又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乃以太皡炎帝黄帝少昊顓頊為對盖夫子之答因乎所問康子以五德終始故以五運相承者答之宰我本以黄帝為問不及少昊故略而不書遷既網羅周博斷為定典接先聖之絶緒遏學者之末流書以該名數表以正時歴世家以顯宗本列傳以著成敗然其大本紀為之主而一紀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

而犧農不錄觀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載愚竊惑之如曰有微旨焉蓋未之知也謹論

三代本紀論

蓋聞述作大體在乎辨名名之不正條理何出三代之王其可知矣而史遷為夏商周本紀乃帝夏商而獨王周此何道哉夫帝王者有天下之大號也號者所以表功德之迹也維昔堯舜以至仁格天溥愛無私以德而帝者也禹平水土九功允治湯武革命為民去暴以功

而王者也其在乎書堯典則曰若稽古帝堯舜典則曰若稽古帝舜至於君臣之言則稱帝曰俞帝曰吁帝曰疇咨其在夏書則曰若稽古大禹至於與臯陶益稷相贊勑之言則稱禹曰俞禹曰吁禹曰都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則稱王曰嗟六事之人自先代諸儒皆曰禹既繼世以家天下自為德下衰始去帝號啓而曰王信矣湯誓則曰夏王率遏衆力仲虺之誥賛湯之德則曰天乃錫王勇智惟王不邇聲色王懋昭大德湯誥

則曰王歸自克夏伊訓則曰伊尹奉嗣王盤庚則曰王命衆高宗肜日則曰祖己訓諸王其在于詩商頌長發之篇則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稽諸詩書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遷紀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湯而下二十九王至於桀紂並錄曰帝書稱商王受遷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遷既破編年為紀傳緝補舊聞馳騁百家上下數千年條貫明白可謂勤且精矣而於帝王之序國統大體反為差戾

違背六經帝桀紂而王文武可謂正名乎哉且本紀者政教之源傳志所出今遷紀五帝而失相承之序叙三王而乖正名之體莫大此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四代受命論

或曰夫源遠者流長基厚者德深而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何耶曰舜禹天之所自立商周人之所自成昔舜鰥而在下棲於畎畝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大孝之德格聞于天帝試諸難遂命以位禹平水

土彛倫即叙六府三事九功以平歷數在躬乃庸諸位此皆至德大功合于神明故能無一旅之衆無一成之土而獄訟者不從朱而從舜謳謡者不之均而之禹故曰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天之所自立者也商自契歴十世而有成湯躬行仁義十一征而有天下周自后稷有功在民積德襲仁及文王而受大命故曰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人之所自成者也是故以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功必若禹之大繼世以有天下惡必若桀紂而後天

絶之故雖商周之興必待此時也然一代異王苟有大德天必佑命夏之少康商之二宗周之宣王咸能篤脩前烈中興王業者是也夫豈二帝三代之事為然雖百世可知巳且天道至信人心至煩命不於常惟德是授漢祖起于徒步挺劒西指革秦慘酷去項殘暴廼自周衰戰國以來民塗炭者五百年一旦而拯之置之仁壽可謂大德矣重以文景之恭儉武宣之英明故雖中絶而民心依依不去者有以哉有以哉東京喪亂天下尋

兵直于唐始復王迹唐祚三百所以結於民者太宗為之也唐末及五代之弊四方裂壞待民益虐垂二百年息肩無地我太祖武皇帝應天順人撥亂反正天麾所指海㝢大定肆及先皇天錫靈嘏振古能事悉舉畢行不曰受命之真主哉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集此無疆之休有自來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傳曰夫有盛德必百世祀中庸曰大德必受命其是之謂矣謹論

南北正閏論

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籙受圖改正易號定制度以大一統推歷數以敘五運所以應天休命與民更始西晉之亂九區分隔琅邪播遷於江左實紹金行拓跋奮起于雲方奄居神縣蓋五郊禋祀南北不可並享三統相承正閏宜歸一致今夫以晉為閏耶未聞革命所傳以魏為正耶實匪中華之舊大與之兆決誰處之夫晉之渡江也遺中服之雅俗據吳人之舊土齊梁之後風教蕩

然危弱相承禮刑不立五代四姓浸微以滅上無所授下無所歸雖欲正之人誰適從且夫商盤庚之遷亳周平王之都洛不出王畿之内如歸別館之中兆庶實從不失舊物比夫身居藩翰觀望本朝進不扶危退而正號非同論也至如太伯之奔句吳不得謂之姬矣昭烈之興巴蜀豈可以為漢哉魏氏先實漠北控弦朔代南平燕趙遂通秦涼出令作法變風遷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人矣則是

夏禹之出東夷文王之祚西羌爰集大命以撫方夏詩書所載謂之何哉前世大儒斷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或曰二帝三王應天承運必謳謡之先歸故人神而協贊秦遷周鼎漢受秦降雖仁暴不同亦傳授有所元氏起於氽合踐食上國謂之受命晉祀實存謂之中國則劉聰僭據乃陶唐之冀方苻秦所都實宗周之咸鎬若其審定王居之次推考生勝之法偏閏相承夫何足尚曰劉石苻姚世祚短淺欲正其名無名可正魏之霸

業肇自皇始典法明著成於太和內無強臣孰與蘇桓
之逼間有中主未若宋齊之季雖末世尒朱之變而建
康易三姓矣唐以土承隋隋以火繼周周以木變魏魏
以水而紹金昔漢祖之正號也去姬氏之滅幾六十年
閏霸秦而繼周著為火德識者以為得天統魏氏之推
歷也去懸懷之亡亦六十年捨四僭而踵晉定為水行
議者以為當正位推晉而上至於伏犧氏出震而王天
下也帝王之大統明矣謹論

君子大居正論

宋宣公捨太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疾使其子馮出居於鄭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殤公與夷即位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華督因民怨而弒之國大亂公子馮立是為莊公息兵安民國以治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噫宋之禍穆則為之公羊子之譏宣過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宣公捨其子而立穆公蓋念宗廟之重而慎付託之意也非疎其子而私其弟

弟才子不才也穆公不原宣公之意而效區區之讓使與夷逞志於國而致大亂是宋之禍穆實為之宣無譏焉可也或曰春秋之義貴義而不貴惠伸道而不伸邪故魯隱之讓桓君子以為不正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宋宣公所以為譏也曰是不同義夫宋為商後立弟為常昔者微子捨其孫腯而立衍君子以為行古之道也周法子死適孫為後微子立衍自行商道故記者正之則是宣公於慮也深於禮也順義不可以隱

桓比曰舜肖堯堯授之禹肖舜舜授之禹不得其肖已者故傳之子而以止天下之爭且亂是舜不能以傳禹堯失所授也禹不能以與子舜非知人也此其授受不失其宜故二帝一王稱聰明之德宣公以穆公為賢使主社稷而穆反為禍階則如宣之失於所付何曰是不同義夫堯舜舉於外宣穆取於內舉於外也廣故必求肖已者取於內也惟親故足繼世而已耳穆賢於殤舍殤而授穆可也殤不賢於莊捨莊而授殤不可也故愚

曰宋之禍穆實為之公羊子之譏宣過矣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故詳言其大義云謹論

詩變正論

夫子刪詩分四始之義列十五國之風而惟二南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厥旨安在曰昔周道之興始諸帷闥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太任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武王十亂乃有婦人焉故在國風本諸后妃夫人之事而以關雎鵲巢

為之首乃周所以成王業之迹也故季子聽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及乎風化洽德教純終以騶虞麟趾信厚之應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是其義也後幽厲敗德内惑外亂艷妻煽處並后上僭於是乎夫婦不經人倫不正而風俗壞矣關雎之亂可勝弊哉曰請問諸國之無正風何也曰周自懿夷失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國異政家殊俗政之和者其民樂政之乖者其民怨一日之内諸侯之國而美刺之情不一得失之迹殊致故變風

作矣若夫王道方盛治致太平易禮樂者有討革制度
者有誅政出一人遠近一體王澤流而頌聲作則是治
定之功歸乎天子列國安得有正風哉然則周召非列
國耶曰當武王克商巡守陳詩觀四方之風以二公德
化最厚録為風之正始者蓋本諸文王焉曰周公之盛
德若豳者何衰而變焉曰公以流言東征念先公先王
基業之艱難始于稼穡之勤而成天下志在濟大其功
業故七月之詩兼四始之義總諸風而參二雅猶有疑

心存焉非天動威以彰聖德成王其終不悟則其詩遂變矣曰風者一國之政雅言天下之事王國之有變雅則宜又從變風者何曰雅者正也蓋言王道以正九州周既卑弱不能保先王之舊俗僅如微國尚安能正九州也故有幽厲之雅而平王之風焉變風止乎禮義猶有先王之澤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陳靈公之亂君子知其不可訓也而變風之聲亦絕矣是故以后妃夫人之德

為之始而采詩者止於陳之亂誠人倫始終之大要乎

謹論

樂全集卷十七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葛䰟錫